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青樓夢

第八回 金搥香深閨擲巧 姚夢仙野徑鋤強

話說搥香大設鬧紅會，與眾美在虎丘攬勝，甚是暢快，歸家已二鼓矣。父母雖未見苛責，搥香自覺不安，連日兢兢業業，在書房中靜心攻讀，即使偶然出外，無非至月素家閒談。童兒們縱知其事，亦隱而不言。流光如駛，屈指已是天上星期，人間巧節。搥香披編匝月，那日午後，欲思散步逍遙，閒步至月素家，見諸人俱聚在秋陽中擲巧。搥香見他們擲得興濃，即說道：「我也來擲一個。」即拈針拋入，恰巧擲了一枝生花彩筆。眾美笑道：「江郎夢筆生花，此其前兆。如今擲針成筆，金生後兆可知矣。」大家說笑了一回，時光欲晚，搥香辭歸。

行至半途，忽遇著一個通家好友。此人姓姚，字夢仙，本城人，生得甚有膂力。路上遇著搥香，便喚道：「香弟何往？」搥香回頭一看，見是夢仙，大喜，便告其所由來。夢仙道：「時尚未暮，我們揀個潔淨酒樓去喝酒罷。」

於是二人同入酒肆，揀了清雅座頭坐了。少頃，店小二至，請點酒菜。搥香道：「須揀可口者搬來就是。」小二領命去，不一時送上兩壺真陳紹酒，一盆蝦仁炒豬腰，一碗南腿餡蛋餃，一碟糟雞，一碗筍腐。二人論古談今，各飲得醺然大醉，然後夢仙會了鈔，一同出店。時天色已夜，遂買蔑檀燭之，攜手同行。

未及半里，忽至一荒僻之處，耳中隱隱聞婦人啼哭。夢仙道：「奇怪，莫非此中有人短路麼？」即把手中火把去了煤頭，往前一照，卻是個青年女子，身上剝剩一件小衣，旁有一兇人，手拿衣服釵鈿，正思逃遁。恰遇夢仙二人，凶徒嚇了一跳，急欲溜奔，被夢仙一把抓住，便道：「你是何人，膽敢在近城行兇？」那人也不回答，掙身思逃。那曉得夢仙雖是瘦怯書生，手中分來得，一手抓住那人，那人已服服貼貼，不能掙動。搥香上前，將他手中衣飾奪還女子。

那女子含羞整理畢，二人遂細問他住居姓氏，可有父母，家中作何生理，為何夤夜在此。女子道：「妾就住前面南園村，耕種度日。家中只有一老父。賤妾姓吳，字秋蘭。今因與鄰里中姊妹往大士庵拈香歸，姊妹們有事先行，大家分散。妾路生不諳，天漸暝黑，不意遇此強暴。若非貴公子等相救，賤妾性命已若草上秋霜矣。」言訖，欲下跪拜謝。搥香素性多情，每以憐惜名花為念，今見他分感激，又見他姿容媚媚，態度端正，花豔瓜瓞，髻薰荳蔻，雖蓬門未織綺羅，倒也一無俗氣。便道：「如今衣飾俱還你了，你也不必謝我，快些回去罷。」秋蘭道：「既蒙公子救援，德莫大焉。不知公子尊姓大名，府居何處，改日妾好登門拜謝。」搥香道：「大丈夫志在四方，路見不平，宜乎拔刀相助。不必問名問姓，趁早歸家為是。」秋蘭只得辭去。

且說夢仙抓住了那人，問道：「你這瘟強盜，叫什麼名字？清平世界，為何幹這勾當？」那人初思倔強，後來被夢仙用力抓住，料不能脫逃，只得跪下道：「小人喚阿興，本為小本營生，後因吃了幾口洋煙，弄得一貧至此，不得已幹這勾當。還求壯士開恩。」搥香聽見「阿興」二字，不覺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，忙把火把一照，便道：「果然不錯！」原來這阿興乃是城中一個無賴惡棍，日間在花柳場中專吃白食，以致舞榭歌台處處見他痛恨，搥香早已深惡。如今相逢狹路，又加如此不端，不覺分大怒，乃向夢仙道：「這狗頭素來不安本分，無賴已極，不要放他。」於是同夢仙抓了他至鬧市中，喚了地方，吩咐帶去看守，不可讓他走脫，明日送縣懲治。

二人歸家已將二鼓。搥香之父母道：「口三是你姑丈五〇誕辰，青浦昨有信來，邀我們同去。我們若去，一則路途跋涉，二則家內乏人。你是幼輩，應當前去拜壽。我已命金壽喚定船只，明日你可去走一遭，不可耽擱。壽事完畢後，早日歸家，庶免我們惦念。」搥香聽了暗暗歡喜。因日前表兄信上說，青浦有一名妓名竹卿者，聲噪一時，名傾合邑，非墨士騷人不能一觀。正恨無隙可乘，分懊惱，今幸有此機會，可藉此作進見地也。遂答道：「孩兒遵命，明日早行可也。」又講了一回閒文，別親就寢，一夜無詞。

次早，搥香收拾了琴劍書囊，別了父母，又別諸友，又托夢仙將阿興送縣，遂帶了金壽，一葉扁舟，往青浦進發。次日下午，舟抵青浦。搥香上岸詣張第，命金壽通報。原來這家姓張的名喚載安，乃是一個殷實之家。所生一子一女，其子年才〇七，與搥香同庚。恂恂儒雅，初擷芹香，號小山，字叔卿。其妹素娟，年才三五，幽嫻貞靜，容貌絕倫。性愛翰墨，恒以詩賦作消閒之計。幼時受聘朱氏，梅雖賦，嫁杏未期。夫婦同庚半百，膝下有這一雙子女，晚景可娛。三乃老員外生辰，故寄信至吳，欲邀搥香與他們二老一同來吃壽酒。

正在念及，忽家人稟報道：「蘇州金公子至矣。」載安大喜，即命相請。搥香從容入內，拜見姑爹姑母，並言：「家嚴慈道賀請安。」張家夫婦見了搥香，分歡喜，乃說道：「賢姪多年不見，更加長成了。如此翩翩雅度，他年直上雲霄，前程正未可量也。」搥香便答道：「小姪陋菲才，何敢當二大人獎贊。」老夫人即命侍兒去請公子與小姐出來相見。

侍兒去不多時，小山先至，表弟兄相會，各敘闊衷。俄而又聞叮噹環佩，馥郁異香，侍兒扶小姐姍姍而來。搥香定睛一看，但見：

冉冉凌波蓮步，盈盈著雨桃腮。態度輕盈，仙訝蟾宮下降；姿容雅潔，人疑蓬島飛來。

搥香知是素娟小姐。見他走至老夫人身邊，老夫人道：「女兒過來見了表兄。」搥香連忙立起，欠身答道：「表妹，愚兄有禮。」便深深一揖。素娟嬌紅羞暈，福了一福道：「小妹有禮。」二人禮畢入座，搥香道：「久聞妹妹才高詠絮，字學簪花，稍停幾天，愚兄定要請教。」

素娟聽了，低垂粉臉道：「小妹深閨淺識，所學者春蚓秋蛩之句。既蒙表兄齒及，正要叨教。」二人說了一回，夫人命排酒相待。不一時，酒肴排設內堂，素娟欲辭母歸房，夫人道：「搥香哥哥猶如自己哥哥，有何客氣？況方才說的詩賦文章，席上正好叨教，不可進去。」素娟無奈遵命。於是五人入席。席間，小山詢及吳中風景，搥香一一答之。

老夫人道：「賢姪方說及吟詩一事，小兒與小女雖不甚解音譜律，亦是他們酷愛。賢姪可吟幾首教教他們。」搥香道：「這是怎敢。既蒙姑母諄諄，小姪謹當遵命，尚求姑母命題。」老夫人想了一想道：「庭前早桂已開，即此為題。賢姪首倡，教他們兄妹二人酬和，何如？」搥香道：「但恐小姪菲才，不足供二大人雅賞，致貽兄妹笑也。」言訖立成一絕，呈與張家夫婦。見上寫著：

庭前早桂乍開勉成一絕呈政

分得蟾宮仙卉栽，一枝先向小庭開。

他年直達青雲路，要借丹梯折早魁。

夫人看華，大贊道：「詩才卓犖，吐屬不凡。」搥香道：「小姪拋磚引玉，何敢當大人謬贊。」說畢，老夫人遞與素娟道：「你也做一首。」素娟只得輕磨香墨，做了一首，呈與搥香。搥香展開細看，見其字學簪花，分秀麗。上寫著：

庭前早桂乍開吟答一絕

瑤台布種散天香，金粟叢叢壓眾芳。

不共海棠爭巧笑，早秋獨耐曉風涼。

搥香看畢，贊道：「賢妹詩才輕圓流麗，一字一珠，愚兄甘拜下風。如今要請教小山哥哥了。」小山謙遜了一番，然後拈筆寫了一首。搥香展開，但見上寫著：

早桂奉答一絕

新秋鼻觀忽聞香，始見枝頭粟已黃。

我亦欲將仙斧借，直奔蟾窟問吳剛。

搵香看了道：「用意清新，奇警處想入非非。」小山道：「小弟率爾操觚，不當大雅，何兄謬贊至此。」於是大家謙遜一回，復又傳杯弄盞。真個是：

酒到韻時詩亦醉，花當明處月還香。

俄而酒闌燈■，夫人命家人送公子書房安睡。小山與搵香甚為契洽，彼此談今論古，並言此處有才妓竹卿，為一時翹楚。搵香□分欽慕，約定壽事完畢，同去一訪。

正所謂：

風流公子原多癖，到處尋芳博盛名。

未識果去同訪竹卿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